

费里克斯·萨尔登·著

范信龙 钱雨润 译



小鹿班贝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小鹿班贝

〔奥〕费里克斯·萨尔登 著

范信龙、钱雨润 译

封面插图：韩美林

小 鹿 班 贝

〔奥〕费里克斯·萨尔登著

范信龙 钱雨润译

*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*

787×1092 1/32 6印张 98千字

1980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0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7,000册 定价0.41元

内 容 提 要

森林里一头小鹿诞生了。细弱的小腿摇晃着，一双蒙眬的眼睛呆望着前方，浑身哆嗦……喜鹊夸他“多么漂亮的孩子”，他就是班贝。班贝一天天成长起来。生活很不平静。等班贝成为一头英俊雄壮的大鹿时，他的生活阅历也很丰富了。他把从老公鹿那儿得来的教诲，照样传给后辈。他对一个离不开妈妈的小鹿严厉地说：“难道你一个人就不会生活！”

英国著名作家高尔斯华绥赞赏“这是一本很有趣的书”，说“这是一部小小的杰作”。

F. SALTEN

ВАНДИ

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

«ВЫСШАЯ ШКОЛА»

Москва 1963

译者的话

费里克斯·萨尔登是奥地利著名作家。他的真名是齐格蒙德·萨尔茨曼，一八六九年九月六日生于布达佩斯，一九三三年前，任奥地利作家俱乐部主席。

萨尔登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，反对君主制度和军国主义。一九三八年由于反对法西斯恐怖而被迫侨居美国，接着又去瑞士，一九四五年十月八日逝世于苏黎世。

他著有许多剧本、文艺评论和小说，其中尤以描写动物的小说和童话更为著名。

《班贝》是萨尔登最主要的代表作品，它出色地描写了一头森林之鹿的生活。一九二四年本书问世后，立即被译成许多种文字。英国大作家约翰·高尔斯华绥认为这是一部“小小的杰作”。他说：“就其感觉的细腻和本质的真实来说，我还没有见过任何一本描写动物的故事能够同它比美。”他在一九二八年亲自把它译成了英文。本书就是根据他的英译本转译的。

作者对班贝，对一切弱小的动物充满了同情和热爱，他以真挚感人的笔触，描写了班贝和他的带路人——老公鹿

的聪明才智和善良的心地，愤怒地谴责了善良生命的屠杀者。然而，作者在这个拟人化的动物世界里，看不到象班贝那样聪明、善良、酷爱自由的弱小者的出路何在，他通过老公鹿的嘴，宣扬了只有离群索居，只有与世隔绝，才能保全自己、才能生存下去的思想；他否定了人间的万能主宰，却肯定了超自然的万能的上帝的存在，把希望归结于在上帝面前的平等。这些思想都是十分错误的。

译者

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七日

目 次

译者的话

前言(约翰·高尔斯华绥)

第一章.....	2
第二章.....	6
第三章.....	21
第四章.....	26
第五章.....	37
第六章.....	49
第七章.....	57
第八章.....	66
第九章.....	70
第十章.....	81
第十一章.....	95
第十二章.....	104
第十三章.....	110
第十四章.....	115
第十五章.....	122
第十六章.....	128
第十七章.....	133

第十八章.....	135
第十九章.....	140
第二十章.....	146
第二十一章.....	155
第二十二章.....	162
第二十三章.....	167
第二十四章.....	172
第二十五章.....	178



前 言

《班贝》是一本有趣的书，它描写了一头森林之鹿的生活。就其感觉的细腻和本质的真实来说，我还没有见过任何一本描写动物的故事能够同它比美。费里克斯·萨尔登是一位诗人，他对大自然有很深的感受。他尤其喜欢动物。一般说来，我不喜欢让不会说话的生物说人类的语言这种写作方法，但本书是一个成功的范例。人们从动物的对话中可以感到他们的真实感情。这本书叙述清楚而富有文彩，有的地方异常动人。这是一部小小的杰作。

我是在巴黎到加来的路上，在过海峡之前读它的，我读的是校样。我读完一张，就递给我的妻子；她读完后，递给我的侄媳；侄媳读完后，又递给我的侄子。就这样，我们四个人静静地、专心致志地读了三个小时。凡是读过校样、尝过渡越海峡滋味的人都知道，能经得住这样考验的作品是不多的，而《班贝》则是其中之一，我特别愿意将它推荐给爱好打猎的人们。

约翰·高尔斯华绥

一九二八年三月十六日



第一章

他出生在丛林中间一小片隐蔽的空地上。初看上去，这快空地好象开阔无边，其实四周都被包围着，地方很小，仅够他和他的母亲容身。

他站在那里，四条细弱的小腿不稳地摇晃着，一双蒙眬的眼睛，呆呆地望着前方，可是什么也看不见。于是他垂下头发愣，浑身哆嗦得很厉害。

“多么漂亮的孩子，”喜鹊喊道。她刚好从这里飞过；听到母亲生产时发出的深沉的呻吟，就在附近的树枝上歇了下来。“多么漂亮的孩子，”她重复说。她的话没有引起什么反应，于是继续唠叨：“多奇怪，他竟一下子就站起来走路了！多有意思！我这辈子还没有见过这样的事哩。当然，你可以说，我还很年轻，离窝才一年。可



是我觉得这是很了不起的。象这么个孩子，来到这个世界还不到一分钟，就已经会走路了！真了不起。真的，我发现你们鹿做的每一件事都很了不起。他也会跑吗？”

“当然罗，”母亲温柔地回答说，“不过，请你原谅我现在不能同你说话。我要做的事太多了，再说，我仍然感到有点虚弱。”

“你可别讨厌我，”喜鹊说，“我自己也没有多少工夫。但这样的情景不是天天都能碰到的。你想，生儿育女对我们来说，要操多少心！当孩子们刚出壳的时候，自己动弹不了，只好躺在窝里，需要的是照料、照料。我再重复一遍，对于这一点，你简直无法想象。喂他们是多么辛苦，照看他们又是多么麻烦。你只要稍微想一想，给孩子们寻找食物，时刻提防着不让他们出什么事，这有多紧张！你一离开他们，他们就无能为力。你说对不对？要过多长时间他们才会活动，要过多长时间他们才能长出羽毛，看起来象个样子呀！”

“对不起，”母亲回答说，“我没有听你说话。”

喜鹊飞走了。“蠢货，”她自言自语地说，“长得倒满漂亮，但很蠢。”

母亲根本没有注意到喜鹊已经飞走了。她正忙着给她的新生儿洗澡。她用自己的舌头舐着他，慈爱地吻着他的小身体，就象在做温暖的按摩术似的。

小东西微微颤抖了一下。母亲的舌头触到他身上，轻轻地在这儿那儿舐着，他缩着身子，静静地站着。他那红色的小外套上，有许多美丽的白色斑点，皮毛多少还有点零

乱，在他那痴呆呆的小脸儿上，还留着一抹很浓的睡意。

四周严严实实地长满了榛树、山茱萸、黑刺李和年轻的接骨木等灌木丛。高大的枫树、山毛榉和橡树，在它们上空织成了绿色的屋顶。灌木丛下面，从坚实的褐色泥土里长出了凤尾草、野豌豆和鼠尾草。再往下，贴地铺着一层刚开过花的紫罗兰和蓓蕾初开的草莓。清晨的阳光象缕缕金丝，穿过厚厚的簇叶射了进来，整个森林里百鸟争鸣，充满了欢乐的生气。画眉乐个没完，鸽子咕咕叫个不停，乌鸦吹着口哨，黄莺儿耍着花腔，山雀也在唧唧啁啾，正当他们唱得起劲的时候，一只椋鸟发着吵架似的喊声飞了过去，喜鹊在一旁嘲笑他们，野鸡用响亮、高亢的嗓子咯咯叫着。有时候，啄木鸟尖脆兴奋的叫声压倒了其他一切声音。鹰隼[sǔn]轻快刺耳的叫声在树顶上空回旋。此外，还可以不断听到乌鸦们嘶哑的合唱。

这么多歌声鸟语，可惜小鹿一个字也听不懂。他压根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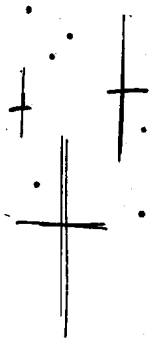


儿没有听，也没有理会从树林里飘来的香气。他只听见妈妈温柔地舐他皮肤的声音，那是妈妈给他洗澡，给他温存，给他亲吻。他只闻着紧挨着他的妈妈身上的芬芳。这使他感到非常愉快，就紧紧靠着她，在她身上到处瞎撞，终于找到了他生命所必需的母亲的奶汁。

当他吃奶的时候，妈妈继续不断地抚摩着她的小宝贝。“班贝，”她轻轻地叫道。差不多每一秒钟，她总要抬起头来听听动静，嗅嗅空气，然后又放下心来，再一次幸福地吻吻她的小宝贝。

“班贝，”她又叫了一声，“我的小班贝。”





第 二 章

初夏，群树静静地挺立在蔚蓝的天空底下，舒展着枝叶。阳光照射，丛林下各种灌木百花竞放，红的、白的、黄的，就象灿烂的群星。有的灌木上已经结着种子的荚果，纤细的枝梢上挂着一球一球鲜嫩、坚实的果实，象是一个个紧握的小拳头。地上点缀着丛丛鲜花，象是缤纷杂呈的群星，使这曙光照耀下的林间土地，洋溢着宁静、幽艳、欢乐和生机勃勃的气氛。到处都散发着嫩叶、鲜花、湿土和绿树的香气。每当晨光初放或夕阳西下，整个森林就会响起上千种声音，而从早到晚，蜜蜂总是嗡嗡地飞着，黄蜂总是不停地哼着，馥郁幽静的环境里充满了它们的嘤嘤絮语。

班贝一生中最初的一些日子，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的。他跟着妈妈走在一条穿过灌木丛的狭窄的鹿道上。在那里散步是多么愉快！浓密的簇叶轻轻地拂着他的身子两侧，顺从地向两旁让开。这条鹿道障碍重重，看去已经堵塞不通，可他们还是很轻易地走过去了。这类鹿道到处都有，它们纵横交叉地布满整个森林。所有这些鹿道，他的

妈妈全都清楚。有时，班贝遇上一簇灌木，以为这是一堵无法通行的绿墙，而母亲却不假思索，不用费劲，马上就能找到鹿道的去向。

班贝有许多问题。他喜欢问他的妈妈。提个问题，然后听妈妈回答，这对他来说，是最大的乐趣。问题怎么会一个接着一个，毫不费力地就在他的头脑里产生，他对这一点从不觉得奇怪。他认为这是很自然的事情，这使他非常高兴。同样使他高兴的是期待回答。如果妈妈的回答正好符合他的心愿，他就十分满意。当然，他有时并不理解，但他仍然很愉快，因为他总是按着自己的心思，竭力想象他所不懂得的东西。有时，他感觉到，妈妈并没有完全回答他的问题，故意不把她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他。但他觉得这也是很愉快的事，因为这样一来，他幼小的心灵里，就会暗暗地和快活地产生强烈的好奇和猜测，产生期待，因而变得又焦急又高兴，然后慢慢安静下来。

有一次他问：“妈妈，这条鹿道是谁的？”

妈妈回答说：“我们的。”

班贝又问：“是属于你和我的？”

“是呀。”

“属于我们俩？”

“是呀！”

“只属于我们俩？”

“不是，”妈妈回答说。“属于我们鹿的。”

“什么叫鹿？”班贝笑着问。



妈妈从头到脚看了他一眼，也笑了起来。她说：“你是鹿，我也是鹿。我们俩都是鹿。你懂了吗？”

班贝高兴得跳了起来。“喔，我懂了，”他说。“我是小鹿，你是大鹿，对吗？”

妈妈点头回答：“现在你明白了。”

但班贝又变得一本正经起来。他问：“除了你我之外，还有别的鹿吗？”

“那当然，”母亲说，“多着哩。”

“他们在哪里？”班贝大声问。

“这儿到处都有。”

“但我没有见过他们呀。”

“你不久就会看见的，”她说。

“什么时候能够看见？”班贝静静地站着，心里充满了好奇。

“要不了多久。”妈妈安闲地走着，班贝跟在后面。他默不作声，因为他在想，“要不了多久”是什么意思。他得出的结论是：“要不了多久”就一定不是“现在”。但他担心，这个“要不了多久”将来会不会变成“好久之后”。他突然问道：“谁修的这条鹿道？”

“我们，”妈妈回答。

班贝惊讶地问：“我们？你和我？”

妈妈说：“我们，我们……我们鹿。”

班贝问：“哪一头鹿？”

“我们全体，”妈妈大声说。

他们继续走着。班贝兴致勃勃，蹦蹦跳跳，觉得好象要离开地面似的，但他仍然紧挨着妈妈。突然，他们前面的地上有什么东西在沙沙作响。有个小东西正从凤尾草和野苣荬丛中拚命逃窜。只听得一声尖细刺耳的惨叫，然后一切又归于静寂，只有草叶还在晃动着，渐渐恢复了原状。一只白鼬逮住了一只耗子，偷偷地从旁边溜走，准备去享受他的美餐。

“那是什么？”班贝惊恐地问。

“没什么，”母亲安慰他说。

“但是，”班贝浑身打颤，“我都看见了。”

“是呀，是呀，”母亲说，“不要害怕，那是白鼬杀死了一只耗子。”但班贝还是怕得很厉害。一个巨大的、不可知的恐怖揪住了他的心。过了好久他才说出话来。他问：“他为什么要杀死耗子呢？”

“因为，”母亲有点迟疑，“让我们走快一些。”她这样说，好象突然想起了什么事，又好象把班贝的问题忘掉了似的。她开始加快步子，班贝

